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叢書

陸龜蒙二

記稻鼠

記錦裾

哀茹筆工文

告白蛇文

漢三高士贊

怪松圖贊

并序

硯銘

馬當山銘

雨觀銘

書銘

陋巷銘

卜肆銘

象耕鳥耘辨

雜說

祀竈解

大儒評

說鳳尾諾

蟹志

禽暴

蠹化

寒泉子對秦惠王

冶家子言

奔蜂對

招野龍對

耒耜經

并序

書李賀小傳後

野廟碑

管城侯傳

甫里先生傳

祭梁鴻墓文

并序

登高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一

陸龜蒙二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當時汗均沮洳者埃塏塵勃擢檝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汗農民轉遠流漸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坼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嚙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體者無壯老吾

金定全書卷之八十一
聞之於禮曰迎貓爲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
知之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
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
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
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况乎上捃其財下啗其
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秋蟲
蝻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
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記錦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官寺有陳
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
出古錦裾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
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
折一脰口中銜莩藹背有一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
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
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互以相帶有若駸
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
水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盤緝環珮雲隱涯岸濃澹霏拂靄

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纈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繪綵下製綫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於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哀茹筆工文

天與之肱力何絲絲耕不能耒漁不能船載筠束毫旣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鑄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狃在價高下缺齧义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秃一把編如

盪挈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銛緡觚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歆在握方染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邱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邱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爲崇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余取酒沃其邱告之曰物之生而白者犬雞牛馬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鳥雀燕雉

龜蛇之類是已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於此物老而鱗毫羽甲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存乎上德光被於下則不爲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惟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怪者必曰自然多穴老墳窾大木要野吐盤肩軀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曹眩淫巫倚之彈絲瞑目歌舞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爾輩爲之也古者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

矣况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螫以時出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固不相害然斬翳通巔爲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顓天霆斷裂首尾焉吾誠不移無易爾爲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履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旣往霸臥日昃不起其妻訊之以息愧恥君遁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矣我實

信道曷足慚彼霸乃忻然恬澹如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於渭濱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爲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元纁守道不至終爲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執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譚說漢德日衰政實務末隱於碭山遂與世絕獻帝卽位徵爲三公邈若

不應冥冥一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怪松圖贊

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子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於巖
穴之內輪囷偏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礪然
感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跋壯士囚縛之
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辨之乎予曰草木之生
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
有不挺而茂者也况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脞脆
者則磴然之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稚

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怒已
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全憤激訐然後大
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
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
摧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
於文彩天下指之爲怪民嗚乎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
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
耶道人曰然爲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獄穴械病乎不怪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

鬼疑道人咨嗟筆傳其奇或怪乎形或奇於辭自爲怪魁
是以贊之

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
叢書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險而爲一
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於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
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吭幸而脫

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
呂梁便舟楫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
寸之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劔鋒蹈藉必死鈎務必傷在古
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姦首擲地姦血
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內在外賢
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蕤蕤聖人
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鑿辭著乎闕里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廷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省擣臬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錄注傳記醜讐美憐銘誅碑表虛功妄賢歌詠賦頌多思諂權

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臬穀其留最延錯謬
顛倒虜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唯辭是妍鏡鑿既畢
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
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逵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桑
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讚易獨入
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翬飛梁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
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於柴荆賢哉是思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佞
險詖美之使怡愉坦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惟禍是避
惟福是覲惟瞽言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著
前列之龜乃化爲庸妄之器嗚乎成都吾不知古爲市之
地况君平之卜肆耶強爲之銘以刻其意

象耕鳥耘辨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
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

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
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
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
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
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
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
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無一感召何
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
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敲之

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雜說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於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壻於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此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爲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鞮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鞮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鞮鞮之有帶其來尚

矣今獨亡之嗚乎古之制亡者十九奚鞶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
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祀竈解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
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庶
人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
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
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

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而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閭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爲天帝乎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德也雖斯具五刑而况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說鳳尾諾

或問子曰鳳尾諾爲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子之所聞自
晉訖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僚
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
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
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
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綵繚然襪
襪然織與繪莫的知旣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
答案晉元帝爲琅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

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
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
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
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妄矣且傳
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修春秋則
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
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妄矣子學聖人之文者
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測數百年前事自以爲賢哉君
子慎所傳無易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
太元經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
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叅於藥錄食疏
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惟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
躁以爲郭索後蚧而已蟹始窟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
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蚤夜盛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
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旣入於

江則形質寢大於舊自江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逝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乎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而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夫蟹

禽暴

冬十月予視獲於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措幽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昨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痺癩塗杖叢植於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羣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予曰噫失馭之民化而爲盜關梁急征

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毆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爲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威感然類蝥蟻而青翳葉仰啣如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驚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檐黑韞蒼分朱間黃腹填而脩綏纖且長如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

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
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螯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
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
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
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螯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
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
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
得不爲大螯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不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醢鷄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鳥獲者響與力懸殊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也顧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霸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鷄俱不能止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

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鎛鋤董澤之蒲十九爲幹一爲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戚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奮而勇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讐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

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卽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治家子言

武王旣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墫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

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
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奔蜂對

晉悼公見奔蜂屬土於墉負桑蟲而寘之若有言者不勝
其疑也卽召師曠以詰其事曠對曰奔蜂無子負蟲而祝
之祝之不急故其形隨之而化也公駭其說曠因從而理
之曰伊蜂也欲蟲肖已之速是故祝之誠夫誠之感物雖
千品萬形之殊未有不從而應之者也誠之不達感之不
應雖體質外均而其心化爲他類矣吾願以人事明之在

昔堯欲天下之治祝舜以禪之舜恐天下未治祝禹以禪之傳之誠故三姓之天下化爲一家之治也是則堯舜非不能化其子蓋將傳其祝於至公也臣又敢以晉國事直啓王心冀王之速悟日者曲沃桓叔恤民務德有國之人被其祝無幾而化之雖晨風鬱林魚龍趨潭不是過也逮乎獻公納士薦之讒逐羣公子伐麗戎而嬖其女使太子將東山之師厖涼瑛離顯以義絕讒言卒行見新城之酷二公子繼踵而奔亡當是時懼獻公之毒不啻虎狼之磨牙也此則父化爲虎狼矣旣而使兵伐蒲又加兵於屈視

其子之居不啻寇戎之所聚也此則子化爲寇戎矣文公在外十九年賢士五人之爲輔公蚤夜而祝之故異體化爲一身也及夫齊桓妻以宗女楚成待以諸侯送之於秦卒以得立此則化於他國不能化於父子聞諸獻公未嘗誠而祝之也是知善祝而他類化者奔蜂也不祝而已子離者獻公也君子謂公之智不如蜂蜂猶能蕃其類今君先有晉國宜乎上保宗廟之基下近百代之資擇而可化而化之無俾奔蜂逞術於君王悼公曰小問而大獲孤之幸也孤其念焉乃立其子彪爲太子而使田蘇爲傅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已之性也故席其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然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爲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陽而升能無勞乎誠能從吾居而晏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

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泥沙
之是拘惟蛭蠃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菴之餘是同吾
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
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爾不
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耒耜經

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
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
揚子所謂如禽獸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忙就而數

其目恍若登農黃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
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
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
曰犁鏡曰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鏡曰策額曰
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曰犁建曰犁槃木與金凡十
有一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起其墾者鏡也覆其墾者
壁也草之生必布於墾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鏡臥
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鏡者曰底底

初實於鏡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壓鏡背有二孔係於
壓鏡之兩旁鏡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眈然
相戴自策額達於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膠者曰
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
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卑所以進退曰評
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
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
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
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極乎輓也轅之後末曰梢中

在手所執以耕者也。轅取車之胷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鑿長一尺四寸廣六寸璧廣長皆尺微橢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鑿二尺策減壓鑿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渠疏之義也散塏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礮礮焉有礮礮焉自爬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舂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終焉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馱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漂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漂陽尉漂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趾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蓂蓂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

嵒篠坐於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袞袞去曹務
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
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滛畋漁者謂
之暴天物天物旣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
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
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
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

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
有功德政事可紀直悲夫忙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
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
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
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
以庭室峻之以陞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蔦蘿翳於上梟
鴟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忙怖之走畏恐後
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
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蓋孺畜牧

慄慄然疾病死喪昨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
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
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
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矣於古
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
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
懸清民之暵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
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
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天下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惟撓脆

怯顛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
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
也旣而爲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
祿位宜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
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可悲

管城侯傳

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缺於東墅而生昴宿一名旄頭遂

姓毛氏世居兔園少昊時因少暴農之稼爲鵙鳩氏所擒

誅之以爲乾豆其族有竄於江南者居於宣城溧陽山中
宗族豪甚元銳之世二代祖聿因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
恬南征吳楚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圍而
盡執其族擇其首領酋健者縻縛之獻於麾下大將軍問
聿之能曰善編錄簡冊自有文字已來注記略無遺漏大
將軍奇之因命爲掾掌管記及凱旋聞於上爲築城而居
其族遂以文翰著名其子士載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勳
直之稱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
拜左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

官累代襲爵不絕皆與名賢碩德如張伯英衛伯玉索幼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猷並爲執友歷宋齊以來朝廷益以爲重銳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爲神契之交大父如華與江文通紀少瑜有綵毫鏤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也銳爲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鑿其圓也如規其得用也稱志則默默而作隨心應手有如風雨之聲者有如鸞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爲文多記不倦濡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爵管城侯聖朝庶政修缺易元光同被詔常侍御案遂與石虛中楮知白爲

相須之友帝以六合晏安志在墳典因詔元銳專典修撰
元銳久蒙委用心力以殫至於疲極書札粗疎懼不稱旨
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嘆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
可之曰壯則驅馳老則休息載書方冊有德可觀卿仰止
前哲宜加厚禮可工部尚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
以其子嗣職焉

史臣曰管城毛氏之先蓋昴宿之精取筆頭之名以爲氏
以與姬姓毛伯鄭之後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則盛於毛
伯之後其器用則徧及日月所燭之地也自天子至於庶

士無不重之者朝廷及天下公府曹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挾撻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竟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先

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因鑠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冊值本卽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於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論不倦

有無賴者毀折糶汗或藏去不返先生感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柰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黷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

先生嗜茶蒔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簿爲甌
犧之費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
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邱寺石
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
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
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解但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
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
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
小舟設蓬席費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

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已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世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祭梁鴻墓文

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爲奠其辭曰

先生爲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
臯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白吳粲以舉白夫人之勤亦
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而無頗比要離之烈魄豕雖夷
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
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
而自翰身病妻弱白吳氏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
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之可作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歷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牖

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茫於心噎噎在口稚子拱而進曰
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良足嘯
吾曹趨山選臺席餌樽醪既可道乎災眚亦聊釋乎鬱陶
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
子之知止於是耳會不探乎奧旨吾數畝之間門常晝關
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爲
書撫之與善治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驥
在坂百鷺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
况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奧邃假竊名器有土有人

前呵後騎佞舌呶啞所向上下鏜威介私放蕩侈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闔大居墜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碧其內絲篁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咎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掌背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煞人無慚罪人何踈造化不象名稱同暴以墮牆垣不填堂奧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俚輸輓犒勞羸豪偏陂役使顛倒鄉毆吏笞不舍童耄如此者又欲

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忍欺
爾以災眚可道鬱陶可披我中時病言開怒隨我感物悴
遐瞻邇噫是使災眚彌熾鬱陶愈悲唯爾教我百無一宜
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悔吾方
憤憤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目錄

劉鄴

乞贈卹李德裕疏

苗紳

韋丹象贊

韋宙象贊

正言上人碑銘

獨孤霖

撫王紘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制

金定全月二
一ノ下二
一
七月十一日玉晨觀別修功德歎道文

九月一日玉晨觀別修功德歎道文

書宣州疊嶂樓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白帝祠祈雨文

沈光

李白酒樓記

崔雄

新修龍興觀記

李密思

湘君廟記

劉驥

袁州城隍廟記

高駢

請築羅城表

築羅城成表

請開本州海路表

請勒迴長武鄜州河東兵士赴劔南奏

回雲南牒

張途

祁門縣新修閭門溪記

宇文瓚

貶蕭倣蘄州刺史勅

杜去疾

大唐故過少府墓誌銘

并序

鄭就

宋州重修五驛記

崔彥昭

請禁占畱商人換牒奏

林慎思

伸蒙子序

續孟子序

盧虔瓘

劉隱真像贊

劉隱真塑像贊

沈知言

通元秘錄序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

劉鄴

鄴字漢藩刑部侍郎三復子咸通初擢左拾遺召充翰林
學士賜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以本官
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
部尚書僖宗立再遷左僕射出爲淮南節度使徙鳳翔以
疾辭還拜左僕射黃巢犯闕被害

乞贈卹李德裕疏

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

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訐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
袞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稟周勃重厚之姿慕楊秉忠貞之
節頃以微累竄於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煜坐貶
象州邱山縣尉去年遇陛下有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
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猶有親援可期振
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
傷槩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骨肉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歿
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宏錄
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

苗紳

紳咸通初官司勲員外郎

韋丹象贊

炯炯韋公儀形山立嶽峙爭峻陂澄莫挹霜鶴下雲綵鸞
孤集始帥鍾陵家饒戶給梟鯨之後干戈遽戢蠢爾蠻陬
輒窺銅柱交趾失守天威震怒嶺隅之東俾之節度士飽
而歌民安如故上嘉元勲爰用作相詔旨綢繆三四陳讓
莫允其祈猶勞將將鳳池之畔麟臺之上竚見徵還無勞

審象

韋宙象贊

天秉仁傑萃爲國楨岳則降神公膺炳靈往在元和鎮鈴
洪井作民父母爲國藩屏興利除害民若已並惟昔高門
實鍾餘慶追逾四紀猶傳歌詠長養成就如初踵頂奕奕
武陽遺象肅莊其度金玉其安鳳凰永永耿光慰此一方

正言上人碑銘

橐籥元化兮風雲是資
倏復像教兮爰生我師
元化調兮風雲霽像教設兮師云逝
誘迷助化出心有時既生滅之
無礙其又何悲刊金刻石門弟子捨筏忘筌其在此

獨孤霖

霖咸通中官司勳員外郎出爲宣州刺史

撫王紘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制

門下尚德尊賢與親親而並建崇階顯位表授受以爲庸
斯所以憲章堯心損益周家自家刑國徇公絕私率是而
行可謝前古撫王紘生知孝弟夙稟惠和發曹植之春華
詞刊枝葉體河間之秋實學洞根元况律度自持韋絃相
顧不斯須以忘善不造次以違仁固可以命於典謩先其
簡策馭貴式登於極品承榮允饒於上公敬而戒之無忝

我高祖太宗之丕訓可開府儀同三司司空依前百官例
給俸料兼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七月十一日玉晨觀別修功德歎道文

若乃喻指未通昧三光於黃道齋心不動披眾妙於元關
歲計方悟其有餘物理孰知其天庇今屬金行御氣張宿
司辰告朔是先迎秋方始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鋪陳法
要啟迪真筌伏以雨潤大田雲垂多稼書稱舞羽詩詠戢
戈凡當比屋之封盡沐薰絃之樂

九月一日玉晨觀別修功德歎道文

原夫襄城迷往明牧童之可求函谷知來顯至人之所得
固以窅冥執有恍惚非無獨見且乖多歧復爽道之遠也
庸可量哉今屬鴻雁賓秋餼羊司朔女道士某等奉爲皇
帝存誠香火冥懇雲天希用專精默諧禱望伏願災消中
夏稔稼穡以盈箱兵息南溟鑄戈鋌而益柱然後五行皆
序四維畢張歌我舜風復此周道

書宣州疊嶂樓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
正據扉亦雄昉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

解之歎慊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揉雲
雙波屹風夏以澄曉黛頻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
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概舉爾覩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
竹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還警緒至越筵走榻彙呼
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數嚮之厯舉四美悉佑而
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
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
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
等嚮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

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溪山著名而蹊小負則疊嶂之命爲宜至於闌干榻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欽定全唐文

卷八百二

獨孤霖

五

蓋聞天下者君宏道在聖天既不違於有作道當冥助於
無爲今屬夏景將臨春陽已亢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虔
修法事恭敬至誠庶將憫雨之心冀解憂人之念伏願油
雲散布膏澤遠流來觀離畢之祥已覩斯倉之兆覃此餘
慶洽於可封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茂多稼者惟雨司甘澤者在天永惟法道之言宜叶憂人
之旨今屬旱苗方瘁膏潤不需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依
教發誠循儀啟願冀由衷懇仰達上元遂使觸石未周遽

聞泛灑隨風而遠俄覩霧霑大田旣詠於豐年庶品咸康
於樂業

白帝祠祈雨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敢昭薦於公孫帝之靈帝以雄
傑之度遇雲雷之屯思翼中夏遂荒南土覽江山之積岨
搃威武以鎮衛高築雉堞遂城於茲憑秋方肅殺之名阨
破口崩騰之險邦人敬仰永飾闕宮水旱之災每歲祈禱
而斯應福及黎庶今大火已流商風始至時方旱暵稼穡
如燔敢以精誠用祈明哲庶滂沱大靈匪夕而朝酬報之

盛冀填瑤席

沈光

光吳興人第進士韋岫在閩辟爲從事

李白酒樓記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覲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

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滛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娟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

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
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
於賦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
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亡也當時骨鯁
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構凌雲
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
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崔雄

雄咸通中官刺史

新修龍興觀記

茲觀隳圯綿歷歲時垣墉扉戶傾危潰敗十無一二荒榛
蔓草扶疎蔽絕唯天尊殿畧存雄仰躅真宗佩受元籙有
年矣昨到郡蒞事三日謁先師廟朝紫微宮迴車抵觀荒
涼擁穢不可以前乃命鏟荆棘闢壞門芟夷蘊崇披薙蒙
塞景移方就一徑及昇殿啟伏禮真聖周環步榻僅不容
足雖仙像儼羅其爲鳥鼠攻毀殘穢不堪具紀於戲有以
見澹泊無爲之教也我國家老氏之枝葉况又元宗皇帝
金真居於殿內凡曰臣下得不展敬乃亟工度木構新替

壤率皆完葺築壇植柏森列左右不十旬而功就於是虹
梁駕瓦粉繪丹雘煥乎炳奕周匝垣宇真丹臺碧洞神仙
之宅况若上清之靈圃也凡一畚土一酌水率皆微俸薄
祿傭功物價靡敢虧於時直然後命道侶分掌啟閉修灑
掃撞鐘擊磬以時黜奠而城隅跬步瞰郭倚山下臨巨川
東注溟渤青山白日目極烟樹實一郡之勝概矣將來好
事君子得不繼其闕歟

李密思

密思咸通時官巴陵縣令

湘君廟記

洞庭山蓋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故以是稱湖名因山自上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之君山其廟宇爲秦皇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郡郭二十里而近人未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愚以爲海有圓嶠蓬島之類人可望而不可至茲山堙圯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而不可居寧非圓嶠蓬島之亞歟固爲神靈之所憑依宜矣舊俗邦人禱崇水旱嘗於此山且患廟貌靡存無展敬之所者久矣密思以咸通

二年謬率巴陵其年六月因時雨不降遂潔齋躬禱於山將涉逆波觸舟眾以爲不可渡乃皆請止予謂驕陽害稼慮困吾民豈可偷安哉因命速棹去岸俄而長飈東來委波順送帆席半掛已及山址於是禱拜旣畢艤棹將歸則赫日掩光元雲四集向者東風爰息西風又興舟子皆擁棹閒笑倏至邑步及縣署則甘澤溥降一夕而漲陂溢塍里巷歡呼相以爲賀眾尤異者自卯及申一往一復轉風徇意如用迎送則知非至神無以動陰陽非至誠無以感靈應昭昭顯驗誠可嘉之密思由是默度於心將建祠宇

會有阻而逾年未克及我使君濮陽公之來也撫此疲氓
一振仁風俾俗安物泰於是得以爲請因蒙敦勉之遂成
茲宇其堂室圖塑皆潔而無華約而且備不悖於俗不役
於民襲千古之遺跡葺一時之墜典人皆悅矣神必據之
所期福我黎元壽我疆土疫癘災荒絕於境內雪霜風雨
咸順其時永久無疆願顯莫忘此非獨紀建廟之微績且
欲旌神靈之有徵帶礪山河唯茲乎不泯有唐咸通四年
癸未五月十八日己卯朝請郎岳州巴陵縣令李密思撰

劉驥

驥咸通時人

袁州城隍廟記

有天下有祠祀有郡邑有城隍雖徧天下尚其神而未有
的標名氏者多因土地以立惟袁古之城壁按漢書高帝
六年春大將軍灌嬰所築先未有郡是古宜春縣城隋開
皇十一年置宜春郡大業三年改爲袁州因山名也移縣
於州東五里古今得以灌將軍稱祀焉非賢侯安能移建
其廟飾崇其禮乎夫如是所以報其固護城池而福及生
人也俾其甲馬安而士卒和司局寧而官僚泰千里之內

樵童牧豎農夫織婦識君臣少長之禮名儒秀士時時間
出災沴不作人不夭傷此乃郡政所致亦由神之冥化也
大中十二年潭廣宣洪士馬紛擾得以恣其殺戮膾人心
肝貧富相易父子不相保人不聊生是歲州之小卒蟻聚
欲斃四地興剽劫之心而機洩有忠者密告奸宄之事實
伏法袁之人獲脫虎口之難莫不由神明之陰惠也大中
十四年太守魯郡顏公遐福理斯郡公文章獨步致身高
科自辭天闕恭播皇猷洎今未逾二載百穀豐萬彙蘇而
疆理無事凡有艱阨未嘗不以心度更易而訪落之今則

郡城丕變風化斯新公因謁神退謂人曰神之所止不宜
湫隘可以高張棟宇使拜奠虔其神樂之位禱報嚴其樽
俎之所公之祇敬神心如將軍在焉乃指蹤於都押衙李
汾等授規模於梓匠取宏壯於曩昔汾乃目其地勢採其
形勝徙舊廟之東三十步之外以咸通二年十月二十四
日構斯堂宇環廊廚院廳廡寢殿亘雄虹之長梁結焚燎
以相接丹楹森布彩櫺疊施繩墨之工雅合其度實明神
棲止遷革之得地也公理俗政靜商賈厚其利願投金帛
以新之軍吏安其職咸請同力以成之此皆眾心之所欲

也未周星而斧斤巧塲彩績告畢蓋公之指委監蒞得人
矣我公仁澤廣被何止於活凋瘵撫兆民而修創制置之
蹟多矣不勞民不費公而千載規制存焉驥奉命輒敢撰
列其功而不愧於詞拙所以紀其建立年月而已驥敢獻
神言惟神聰明正直我公致力於神神宜饗公之德有唐
二百四十五祀壬午夏六月三日記

高駢

駢字千里幽州人南平郡王崇文孫自神策都虞候累拜
秦州刺史咸通中擢安南都護遷檢校工部尚書授靜海

軍節度再徙交州僖宗立爲劍南西川節度徙荆南乾符
四年進檢校司空封燕國公討王仙芝授鎮海軍節度使
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以功進檢校司徒徙
淮南又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後用妖人呂用之言縱黃
巢陷兩京僖宗乃以王鐸崔安代駢兵柄加駢侍中封渤海
郡王光啟初李煜僭號受煜僞命三年蔡賊孫儒兵過
淮口駢使畢師鐸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
等反攻揚州殺之

請築羅城表

臣聞仗鉞擁旄顯受專征之寄殿邦守土必尊共理之規
冀勵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嶮城
壘未寧秦張儀收蜀之時已曾版築隋楊秀守藩之日亦
更增修堅牢雖壯於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咸通十年
以後兩遭蠻寇攻圍數萬戶人填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
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臣前年赴任之日纔過劍門料
蠻賊奔逃不敢迴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內戶人莫不
歡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爲國遠圖廣築羅城以
示雄閫將謀永逸豈憚暫勞臣深受國恩實思忠盡儻允

所奏乞宣付宰臣僉議

築羅城成表

西川境邑南詔比鄰頻遭蠻蜒之侵凌益以墻垣之湫隘
寇來而士庶投竄只有子城圍合而閭井焚燒更無遺堵
且百萬眾類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敝井泉既竭溝
池亦乾人氣相蒸蒸日上共處官僚暴露老幼飢餓但言牢
城未敢出戰貨財而豈能般輦商旅而空懷怨嗟兼是戎
兵同行剽劫賊路不能控扼軍營罕習干戈遂使烝黎枉
遭塗炭臣初到統押便與經營平夷鎮之隄防焉能跋涉

大渡河之把截誰敢過從然須更議遠圖以防後患嚴設武備廣築羅城雄壯三川保安千載使寇孽遮圍而不徧軍戎隈倚而無疑旋奉詔書令臣叅酌許興版築冀盛藩維遂乃相度地形揣摩物力不思費耗只繫安危趣十縣之人丁抽八州之將校分其地界授以城基運土囊而子來持石杵而雲集大興畚鍤廣修資糧五千堵之周迴川中捍敵百萬人之築起空裏巍巍日居月諸功成事立金湯既設鐵甕如堅控地道之莫能徒云入寇縱雲梯之強立無計登陴白露屋之凌空躋攀莫及青城山之對峙形

勢不如擁門之扃鎖堅牢曲角之規模周密壕深莫跨壁峻難攻外邊睥睨之崇高內面欄杆而固護獸頭帖出鴈翅排成覆瓦烟青甃博苔碧縱蠻再至無計重圖此皆仗陛下之睿謀使微臣之勅制鬼神扶助社稷庇庥臣限以守鎮不獲奔詣闕廷無任踴躍屏營之至謹畫圖差副使中散大夫內謁賜紫金魚袋楊德章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兵部郎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裴峴等奉進以聞

請開本州海路表

人牽財利石陷衡津纜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來貨殖貿遷華戎利涉

請勒迴長武鄜州河東兵士赴劍南奏

奉勅抽發長武鄜州河東等道兵士赴劍南行營者伏以西川新軍舊軍差到已眾况蠻蠻小醜必可枝梧今以道路崎嶇館驛窮困更有軍頓立見流移所謂望一處完全而百處俱破且兵不在眾而在於和其左右神策長武鎮鄜州河東所抽甲馬兵士人數不少况備辦軍食費損尤多又緣三道藩鎮盡扼羌戎邊鄙未寧望不差發如已在

道路並請降勅勒迴

回雲南牒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龍
煦萬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弱水西屆流沙北通
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賫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
願爲臣妾是知卑微螢耀不敢並於太陽齷齪蹄涔焉能
踵於神驥且自九彝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尊中國
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且以蠓蝸之飛騰不離溝瀆欲
追鸞鳳之羽翼擬接燦霄雲南頃者求合六詔併爲一藩

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交權禮待情深招延
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片言既知大恩合報
復窮兵再犯朗寧重陷交趾兩俘邛蜀一劫黔巫城池皆
爲灰燼士庶盡爲幽冤轉恣胸襟罔知悛革吞越嵩之舊
地圍相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交趾都護不閑
理兵朗寧元戎未解誅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親
征海裔克復龍編駕三千之師勦十萬之寇南定縣全軍
陷沒如乾鎮匹馬不回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贊衛段酋遷
斬首騎將麻光亮亡軀李善龍面縛軍前張詮生擒陣上

沈白衣歿命之眾如赤日消冰殺朱弩佞苴之軍若紅爐
焰雪諾眉就戮思縉自裁董譯龍之悽惶范昵些之窘沮
江橋則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覆沒波封瓦解扶耶大墮
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閒撲滅如順阪之走丸收復
城池掃殄妖孽仗睿謀之果斷資神術而追擒掩韓信滅
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負詔國同知昨日來鎮
西川移徙汾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疑阻
直擬誅鋤前詔王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已
繼來侵欺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已軍令處

置詔國前後俘獲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驤妻言是沒落杜驤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令返國杜驤早歿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邕交合從黔蜀齊進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臣蘊百戰百勝之術勲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驤官銜李瑤門地不是親近但王室疎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並詔國木夾並差人押領進送朝廷是故牒

張途

途咸通三年官歙州司馬

祁門縣新修閘門溪記

縣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閘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疊嶂積石而下通於鄱陽合於大江其濟人利物不爲不至矣其奔流激注巨石砒騰沸汹涌澆澗圓折凡六七十里舟航勝載不計輕重篙工楫師不計勇弱其或濟者若星馳矢逝脫或蹉跌必溺灣旋中俄頃沒跡矣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爲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

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買客咸議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齋銀緡繪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乘負或肩荷或小輟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將泛大川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艫蓋是閭門之險元和初縣令路君常患之聞於太守故光祿大夫范卿因修作斯處其後商旅知不履閭門果竟至籍戶繇是爲之泰其來已五十五載矣元和咸通伏臘相遠閭門始廢之時功未甚至猶利於人且久長慶中縣令王迅曾畧見舊址蓋茶務委州縣貴

覽邀商賈而已今則潁川陳甘節爲祁門一年而政成孜孜求閭里之患果得閭門溪焉乃速詣目擊險狀吁可畏也必期改險阻爲安流迴激湍爲澄碧乃錄其始製之實聞於太守清和崔公自請以俸錢及茶羨利充市木石之用因召土客商人船戶幫助夫使咸適其願無差役之患無箕斂之弊公悅而從之自咸通元年夏六月修至三年春二月畢穴盤石爲柱礎疊巨木爲橫梁其高一丈六尺長四十丈濶二十尺堰之左俯崇山作派爲深渠導溢流迴注於乾溪既高且廣與往製不相侔矣鬻石疊木溯流

安逝一帶傍去滔滔無滯馴鷗戲魚隨波沈浮不獨賈客
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勸六鄉之人
業於茗者專勤是謀衣食之源不慮不憂夫如有以見
清河公求理誠至苟非良邑長不可以佐理潁川君臨事
必專苟非賢太守不可以立事其作用堅固永久與山川
齊途寓於郡下嘗遊茲邑頗熟本末因得以記咸通三年
秋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馬張途述

宇文瓚

瓚咸通四年官中書舍人知制誥

貶蕭倣蘄州刺史勅

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旣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畱或致其紛拏勝掛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昧泉魚之察徒懷冰檠之憂豈可上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勲賜如故仍馳驛

赴任

杜去疾

去疾咸通時人

大唐故過少府墓誌銘

并序

公諱訥字含章澤州高平人也曾祖諱庭大父諱遷先考諱冥公志堅松竹氣稟山河踐

闕三字

蹤差顏閔之行十年

閉戶命果從人以大中十二年明經擢第當守選時潛修拔萃虛窻弄筆研幾自媿於雕蟲予奪在心可否詎由乎甲乙於咸通四年授棣州蒲臺縣尉以博厚御物清白奉

公執友同寮罔不仰止仕優則學前懇尚堅秩滿辭親方
希再捷豈期神理何負殲我良人如可贖今人百其命以
咸通六年夏四月廿六日寢疾終於蒲臺縣之官舍

闕一字

子春秋卅有九夫人清河張氏恨無男嗣幼女三人苦廬
不施苴杖序位噫蓼莪永訣俱切痛天風悲總帷月照空
室笄笄在疚仰訴元穹聲聚秋雲淚滴成血乃議遠日龜
以告從卽以其年冬十一月八日奉其裳帷歸窆於青州
永固原就先塋禮也銘曰

惜乎勤懃兮罔不精研名宦俱就兮壽胡不延風悲雲黯

兮星實遊川孀妻幼女兮號訴穹天遺命薄葬兮寔節從
古勒石徵誌兮依土封塹永願明虛兮保寧幽宅不遐有
害兮於萬斯年

鄭就

就咸通朝歷官司勛司封員外郎

宋州重修五驛記

戊子歲大彭戍卒有在南方者一旦眾譁於營刃殺主將
不待朝廷命卷旂而歸既至所止卽共樹小吏以張大凶
天子震怒徵諸侯師以討之常時挾刃爲盜匿蔽榛莽者

咸來附離叶拒王師而睢陽最與賊近忽剽攘不徇志必
縱火大焚傳置尺椽盡爲餘燼時隴西公以重望鎮諸方
徵師悉出其地供億大費不煩朝廷而又戒嚴壘門賊馬
首不敢西向我季父貂蟬適守睢陽大軍頓其所資糧餽
餉且靡闕一毫明年九月賊平我公念鴈池洎會亭五郵
前爲賊熾焰所滌况沿河旁午豈可使厦屋不修乃厠材
孱工未數月而畢其創匠輪奐爲客館之甲君子以爲非
我隴西公大才不能當劇賊非我季父稱事不能新郵亭
宜乎礱石刻文聲其美績就久奉隴西公命牢讓不免其

敘事也質而直微而簡俾後之爲政者識我季父之多能
咸通庚寅年秋七月記

崔彥昭

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第進士歷辟使府咸通中累進戶部
侍郎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
轉運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傅

請禁占畱商人換牒奏

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兩稅權酒及
昔支米價并二十文除陌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

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已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
監錢猶有商人便換齊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
被諸州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畱以此商人疑惑乃至當司
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
不得託稱占畱

林慎思

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中進士復中宏詞科歷校書郎
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巢入長安迫以僞官不屈罵賊死

伸蒙子序

予沽名未售退棲槐里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爲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著祝之得蒙三三之觀三三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自號伸蒙子嘗與二三子辨論興亡敷陳古今也或引事以明理或摛才以潤辭錄近萬言編成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辯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中心卷澤國紀三篇象三人敘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焉予所學周公仲尼之道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事也如有用我者吾言其施吾學其行乎昔

揚雄謂後世有揚子雲當知吾太元安知後世不有林虔
中者出吾言迂乎哉大唐咸通六年二月四日長樂林慎
思虔中自序

續孟子序

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
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盧虔瓘

虔瓘宣武軍節度使宏正子登進士第爲括州刺史終秘
書監

劉隱真像贊

至靈之精大道之淵其朴靡散其神則全嗟夫世人嗜欲
馳役故使元昭莫畱瞬息惟師恬泊萬慮泯泯豈有一物
能奸至真伊厥形氣尚資蛻捨胡爲神人土偶爲者

劉隱真塑像贊

返一無迹神之又神遺此塑像非先生之真不存此身出
有入無莫與之神

沈知言

知言太和咸通間人

通元秘錄序

夫人立身之本以道德修術固益肌體爲先少年之盛豈顧後衰况人稟三才之貴圓首方足悉符天地之形不可以自輕失也知言卅角之年棲心於道昔太和初於讐茗之上遇道士馬自然示余秘訣兼元通如意丸五解之法知言顧慚幽陋罔測元機時於其間人寰採補延生往往得其一二洎咸通五年春之淮南有故友滎陽鄭公示余神丹諸家秘要皆是濟世治療人間一切諸疾延駐之門并制伏五金八石點變造化辟除寒暑絕粒休糧或箭鏃

入肉取不去者不限年月深遠點摩丹藥其鏃自出有造化之神功在三卷之內好道後學覽之必瑩心駭目其於伏火金石靈丹備在卷中知言輒編次之勒成上中下三卷號曰通元秘術以奉好尚君子養生之本將貽同志幸勿輕傳耳